

中外关系

日本申请外大陆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卢芳华

[摘要] 日本申请的200海里外大陆架位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日本此次申请将提升其国际海洋政治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其获取极为丰富的海洋资源,并占据重要的海上航线。日本此举将严重挤压我国海上战略运作空间,使我国维护和争取海洋权益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对于该问题,我国应多与有相关利益的国家沟通,明确立场,抓紧时间对日本申请的相关海域进行海洋勘测,并逐步增加对该海域的利用。

[关键词] 日本;外大陆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4-0050-54

日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76条第8款,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的相关技术资料。^[1]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小组委员会审理日本关于延伸南太平洋大陆架的申请,预计在2012年将会宣布最终判定结果。^[2]此次日本申请的200海里外大陆架位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这些海域是我国通往美洲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是我国海上力量在太平洋的主要活动区,也是我国未来可能的战略资源接替区,这一区域不仅关涉我国的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且对我国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的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一、日本的大陆架主张及外大陆架申请

《公约》明确规定,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从领海基线起算不到200海里的,则扩展到200海里;^[3]超过200海里的,则需要将相关地理资料交由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查,以确定该部分大陆架的外部界限。^[4]

大陆架制度是国际社会相互妥协的产物,存在诸多冲突、模糊之处。日本从其自然地理条件出发,充分利用大陆架法律制度,一方面在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与邻国“寸土不让”,另一方面在200海里外大陆架主张上寸土必争。

1. 日本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大陆架主张。

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这种地理条件使日本在主

张大陆架时相对有利,日本不仅可以200海里的距离标准主张大陆架,而且可以主张以中间线与邻国进行大陆架划界。如果其陆地领土确有面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部分,并超过了200海里,还可在东部和东南部主张外大陆架。日本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于1996年6月14日颁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和相关的配套实施法令。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其大陆架主张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日本大陆架的范围是,从领海基线量起至200海里线为止的海床和底土;与拥有共同大陆架的海上邻国采用中间线进行大陆架划界;在有条件的海域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5]

第二,日本坚持为其所有陆地领土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甚至200海里外大陆架,即便该领土为大洋中的孤立岩礁,如冲之鸟礁。^[6]

第三,日本在大陆架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大陆架及其自然资源(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并对该海域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使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等享有专属管辖权。

第四,明确将国内渔业法规扩大适用到200海里外大陆架的上覆水域。虽然该海域依照《公约》仍然是公海,但日本也主张拥有执法权。

日本的大陆架主张充分利用了大陆架法律制度,力图将其海洋权益扩张到极致。首先,日本利用了《公约》关于大陆架法律定义的矛盾,基于200海里距离而

不是自然延伸主张其大陆架。自然意义的大陆架有宽有窄,窄的仅有几十甚至十几海里,宽的则可达数百海里。而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采用了“自然延伸”和“200海里距离”双重标准,但又没有明确这两项标准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日本利用了这一模糊规定,坚持大陆架应基于200海里距离而不是自然延伸。其次,日本利用了《公约》仅对大陆架划界有原则要求而无具体标准这一漏洞,主张优先采用“中间线”与海上邻国进行大陆架划界。第三,日本利用了《公约》允许宽大陆架国家可申请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机会,创造各种借口和条件,贪婪地主张外大陆架。第四,日本利用了《公约》关于沿海国对200海里外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的规定,不断拓展本国权利,侵蚀公海自由。日本已明确将其国内渔业法规扩大适用到了外大陆架上覆水域,未来还可能依托这些既有权利主张更大的权利,进一步侵蚀其他国家的公海自由。

2. 日本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申请。

《公约》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如果超过200海里,则应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并根据委员会的相关建议,最终确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委员会审查沿海国提出的申请,主要依据两项科学标准、一项距离限制:“60海里标准”,即拟确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与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1%标准”,即拟确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上各点的沉积岩厚度,应至少为该点距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1%;一项距离限制规定即上述两项标准确定的大陆架最宽不能超过350海里,或超过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7]

日本申请的外大陆架包括七块海域,具体为:“四国海盆海域”(Shikoku Basin Region, SKB,面积约188789平方公里)、“小笠原诸岛海台海域”(Ogasawara Plateau Region, OGP)和“南鸟岛海域”(Minami-Tori Shima, MTS,面积约261085平方公里)、“九州-帕劳海岭南部海域”(Southern Kyushu Palau Ridge Region, KPR,面积约182512平方公里)、“冲大东海岭南方海域”(Southern Okinawa Ridge Region, ODR,面积为约74260平方公里)、“南硫磺岛海域”(Minami-Io To Island Region, MIT,面积约82555平方公里)、“茂木海山海域”(Mogi Seamount Region, MGS,面积约17758平方公里),总面积约740687平方公里。^[8]日本的外大陆架主张完全是基于距离标准,而不是基于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其申请报告缺乏充分的海底地质依据,主张是过分的,有些则完全没有法理依据。

日本申请外大陆架报告中缺乏充分的海底地质依

据的主张包括:“四国海盆海域”、“小笠原诸岛海台海域”、“南鸟岛海域”、“冲大东海岭南方海域”、“南硫磺岛海域”和“茂木海山海域”。这些海域海底的地理地貌特征表明,它们根本不是日本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是深洋洋底。日本基于“距离”而非“自然延伸”主张外大陆架,实际上否定了大陆架法律制度的自然基础,对“距离”标准进行了于己有利的扩大适用,因此其法理依据不充分,主张是过分的。日本是考虑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周边有部分管辖空隙,才试图通过这些海域申请为外大陆架,填补管辖空隙,实现将管辖海域联为一体的战略目的。

完全没有法理依据的主张是,“九州-帕劳海岭南南部海域”。根据《公约》的规定,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9]也就是说,不是任何岛礁都能主张大陆架。但是,由于《公约》并没有对“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标准进行说明,日本扩大解释,对其拥有的大洋孤立岛礁——冲之鸟礁进行人工培育和扩建,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该岩礁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甚至200海里外大陆架。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毫无法理依据的扩张性主张。日本如此主张,纯粹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拓展“海洋国土”,其更深层的目的是将管辖海域尽可能向南延伸,并与帕劳的管辖海域相联接,从而在第一、第二岛链间海域的中部形成一个“带状管辖区”,以此达成对该海域的全面管理和控制。

第一、第二岛链间海域面积约500多万平方公里,日本在该海域的200海里大陆架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加上此次申请的外大陆架面积约74万平方公里,其大陆架总面积达到了25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第一、二岛链间海域总面积的50%。日本对如此广阔的海域行使主权权利,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并实施管控,将极大地侵蚀该海域的公海自由,严重挤压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利用和活动空间。

3. 日本为申请200海里外大陆架所采取的举措。

1983年7月,日本签署《公约》。同年10月,海上保安厅即使用当时新造的“拓洋”号测量船,开始对其周边海域的大陆架进行全面调查,20多年来日本海洋调查船已航行数十万公里。按规定,日本应在2006年7月前提交数据资料,但因1999年5月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又制定了新的审查标准,并将各国外大陆架界线申请的最后期限统一调整到2009年5月,日本又根据新的审查标准,大幅增加勘探地点和海底观测线,完成

了比原定计划增加 10-20 倍的勘探作业量,最终形成了向大陆架界限委员提交的申请资料。在此过程中,日本举国动员,全方位行动,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建立完善的大陆架调查体制和机制。2002 年 6 月,日本内阁成立了由内阁官房、防卫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水产厅、资源能源厅、国土交通厅、海上保安厅和环境省组成的“大陆架调查联席会议”。^[10]2003 年 6 月,该联席会议之下又设立了由海洋科学和国际法专家组成的“大陆架调查评价和建议会议”。2003 年 12 月,内阁官房增设了“大陆架调查对策室”。2004 年 8 月,“大陆架调查联席会议”改组,扩大为以官房副长官为议长的“有关省厅关于大陆架调查、海洋资源等联席会议”,并制定了《划定大陆架界限的基本构想》,确定分阶段、分部门实施大陆架延伸战略。^[11]日本各省厅对大陆架调查进行了明确分工,海上保安厅负责“海底地形精确调查”,文部科学省负责“勘测地形构造”,经济产业省负责“提取海底岩石样本”。

第二,重金扩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孤立岛礁——“冲之鸟礁”。在日本的地图中,冲之鸟礁被标注为日本领土的最南端。根据日本学者文章中提供的数据,“冲之鸟”下面的珊瑚礁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1.7 公里,在高潮时其所属“北小岛”和“东小岛”露出水面的高度分别为 16 厘米和 6 厘米,其面积只有两块床垫大小。^[12]1987 年起,日本政府启动对该礁的建设,先后拨款 100 亿日元,对该礁加装钛合金防护网床,并修建了 50 米直径的防波堤、直升机场、海洋水文气象观测铁塔以及灯塔、海水温差发电站等,硬是将一个岩礁建成了人工岛。随着大陆架申请日期的临近,为了给冲之鸟礁主张大陆架贴上“合法标签”,日本国土交通省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在该岛北边岩礁的混凝土护堤上安装了一块高 1 米、宽 1.5 米的主权标识,并宣布接受居民迁移户籍。^[13]

第三,给予大陆架调查充足的财政投入。日本政府计划投入 1100 亿日元用于大陆架延伸调查、申请。其中,2003 年度的调查费为 17 亿日元,2004 年度为 104 亿日元,2005 年度则增加到 130 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划拨 200 亿日元专款用于建造 8000 吨级的高性能海洋调查船。^[14]

第四,调动国内所有力量进行大陆架调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2004 年 2 月日本石油矿物联盟、日本钢铁联盟、日本土木工业协会、日本石油资源开发股份公司等 10 家拥有调查船只或与海洋开发相关的团体,组建了“日本大陆架调查股份公司”,^[15]配合海上保安

厅的调查。此外,日本朝野各党也纷纷献计献策,2004 年 6 月 15 日和 2005 年 3 月 29 日,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和自民党“促进大陆架调查议员联盟”先后向政府递交了《维护海洋权益 9 项提案》和《维护东海海洋权益的紧急提案》,主旨是敦促政府设立“海洋权益阁僚会议”,加快大陆架调查进度,强化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警备、监视体制。日本学术界则从科技和国际法等角度对大陆架延伸问题展开研究,并多次组织召开由联合国及国际知名海洋法专家参与的国际研讨会,为日本实现其延伸大陆架战略提供外交、科技和法律支持。

二、日本申请 200 海里外大陆架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申请 200 海里外大陆架对我国的影响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和全方位的,其影响主要表现为:

1. 日本将引发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提升其在国际海洋政治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使我国维护和争取海洋权益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大陆架制度是《公约》的核心制度之一。各国确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包括进行大陆架划界和 200 海里外大陆架界限,是国际海洋政治领域的重大事项。在《公约》生效后的 20 年间,大部分沿海国家基本达成了大陆架划界协议。而当前,确定 200 海里外大陆架界限则成为各沿海国的当务之急,申请 200 海里外大陆架已经成为国际海洋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据统计,截止 2009 年 5 月 13 日,有 48 个国家已提交划界案,有 21 个国家提交了初步信息。^[16]

日本的外大陆架申请充分借鉴了有关国家的申请经验和教训,是拓展“海洋国土”的战略性举措,具有特殊的国际政治意义。一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政治示范效应。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海洋国家,可以凭借这些条件大力扩张本国的海洋国土。目前日本申请的大陆架海域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 1.7 倍。^[17]在海洋政治地理版图上,日本的申请一旦获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示范效应。二是在海洋事务中为日本增加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在申请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过程中,将会同利益趋同、立场相近、技术水平相当的海洋国家结成新的海洋利益集团,将它们的主张转化为国际标准,从而在未来的国际海洋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日本海洋主张及其影响力的提升,将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从国际及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看,随着沿海国海洋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主张更多的“海洋国土”,支撑本国经济发展。日本在国际和地区海洋事务中地位的上

升,将可能吸引更多的政治力量尾随其后,抢夺中国在海洋事务上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制约中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发挥。从我国与日本的海洋权益争端看,日本通过申请及其相关活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大陆架主张,尤其是200海里的距离标准和“中间线”划界原则,实际弱化了我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自然延伸”立场,而且使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解决更加艰难,使我国在地区海域划界等海洋事务中处于不利态势。

2. 日本将获取极为丰富的海洋资源,占据重要的海上航线,使我国获取潜在海洋利益的难度增大,大陆架之外的海床和底土是国际海底区域,理论上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勘探和开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

从某种程度上讲,沿海国确定其大陆架外部界限,实际上是将其主权海域与国际海底区域划界。因此,《公约》对沿海国确定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规定必须由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沿海国则应以这些建议为指导,最终确定其大陆架外部界限。

日本此次申请的外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以日本目前的消费量计算,金、银、钴矿等储量够用5000年;锰矿的储量够用100年;天然气储量够用100年,总价值约10兆日元。^[48]日本的过分主张实际上是与国际社会争利,也将剥夺我国在该海域进行资源开发的权利。

此外,日本申请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相关海域,是太平洋诸多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日本进口的铁矿石、煤炭、镍、锰等矿物资源多经该海域运入,其中经此海域运入的铁矿石占其全年进口量的6%、煤炭占11%。每年途经“冲之鸟礁”周边海域(60海里内)的其他国家商船上千艘。^[49]这些海域也是我国对外航线的必经之地,一旦这一海域成为日本的外大陆架,日本将加以严密控制,从而威胁我国海上航线的通畅和安全。

3. 日本极力扩建大洋孤立岛礁,构筑新的战略支点,使我国走向远海面临新的障碍和威胁。

日本的海洋意识十分强烈,一直梦想拓展海洋疆土,特别注重开拓和占领大洋岛礁,从日本申请外大陆架的七块海域上看,“冲之鸟”礁及其周围海域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该礁北距东京1740公里,东南距美关岛海军基地约1000公里,西距台湾岛约1600公里,南距帕劳约1000公里,占据第一、第二岛链的中央位

置。^[20]日本以此为战略点加强岛屿建设及其周边海域的“国土化”管控,将使美日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势有效衔接,互为支撑,对我国在第一岛链外活动形成重要制约。

4. 日本依托大陆架的既有权利和暗含权利,实现第一、第二岛链间海域的“国土化”,将严重挤压我国海军的战略运用空间。

《公约》明确规定,沿海国对其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并对大陆架所涉海域内的特定事项享有专属管辖权。所谓主权权利,就是具有主权性质的权利。拥有此项权利意味着沿海国具有为勘探、开发和利用大陆架及其所有自然资源所必要的一切权利。沿海国对大陆架上的特定事项行使专属管辖权包括:大陆架上人工岛屿和设施的建造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上进行的钻探;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大陆架上覆水域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必须强调指出,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是基于大陆架乃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客观事实,并不需要任何有效的或象征性的占领或宣示。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沿海国的主权权利都优先于其他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洋权益,沿海国在该海域进行各类海洋活动具有天然的法理优势。理论上讲,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其他国家不得在其大陆架上开展相关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海洋军事测量、在海底布设军事装置、开展大型军事演习等活动。因此,如果日本申请外大陆架成功,未来我国海空兵力在该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武器试验、海洋调查、海底测量等活动时,理论上就需要征得日本的同意。

此外,日本还可能依托《公约》赋予的这些既有权利,通过对这些海域的开发和利用,逐步拓展或扩张依据国际法所可能产生的暗含权利。比如,为勘探和开发该海域自然资源的科考平台、钻井平台或人工设施设置一定范围的海空安全区或海空禁区,从而限制其他国家舰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日本还可以主张其在该海域的权利优先于他国,来限制其他国家的各类海洋军事活动。

三、关于中国应对日本申请外大陆架问题的若干思考

日本申请外大陆架不但侵占了公海资源,而且对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对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1. 将200海里外大陆架问题作为我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律事务中的重大工作,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日本

及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都提出的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申请,事关我国的重大海洋权益。对此,我国应多与利益相近国家加强沟通,形成共同立场,反对沿海国无限度地扩张“海洋国土”,侵害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2. 明确我国对日本 200 海里外大陆架申请的立场,即:日本的外大陆架主张背离了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法理基础,侵吞了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申请的外大陆架界限不符合《公约》规定的科学标准,其主张是过分的,特别是以冲之鸟礁主张大陆架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在联合国和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内,我国应坚决反对其主张。对此,我国已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以冲之鸟礁“是岩礁,无权设定大陆架”为由的反对意见书。^[21]

3. 抓紧时间对日本申请的相关海域进行海洋勘测。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技术手段,加大海洋环境情报资料的搜集,准确掌握有关海域的潮汐、海流、水深和盐度等海洋基本要素,充分了解有关海域的海底地质状况,为我国未来在该海域进行经济开发、海战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是通过这些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国坚决反对日本申请 200 海里外大陆架的立场。

4. 逐步加大在相关海域的利用活动。一是为我国途经该海域的商业船舶和在该海域活动的远洋渔船提供安全保障。二是加大周边国家的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将该海域作为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重要选择。

[注释]

- [1] 日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 http://www.un.org/Depts/los/dcs_new/submissions_files/jpn08/jpn_execsummary.pdf。
- [2] 《联合国审查日本借冲之鸟礁延伸大陆架申请》[N],《南方周末》2009 年 9 月 14 日。
- [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 <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
-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2 第 4 条, <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

- [5] [6] 《排他的经济水域及び大陆棚に関する法律》,平成八年六月十四日号外法律第七十四号,第二条(1996 年 6 月 14 日,日本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2 条),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08/H08H074.html>。
-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第 4 款, <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
- [8] 日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 http://www.un.org/Depts/los/dcs_new/submissions_files/jpn08/jpn_execsummary.pdf。
- [9]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第 3 款, <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
- [10] 《日本首次引进三维海底探测船,重在海底抢资源》[J],《国际海洋渔业资讯》2008 年第 2 期。
- [11] [19] 朱凤岚:《解读日本大陆架延伸战略》[J],《世界知识》2005 年第 15 期。
- [12] 《联合国着手处理日本延伸大陆架申请》[N],《新文化报》2009 年 9 月 13 日,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09/0913_16_1346168.shtml。
- [13] 高之国:《关于苏岩礁和“冲之鸟”礁的思虑和建议》[C],《国际海洋发展趋势研究》[M],海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 页。
- [14] 日本海上保安厅 2005 年版(日本海上安保报告 2005 年版), <http://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5/tokushu/p024.html>。
- [15] 朱凤岚:《日本的“扩疆辟土”梦》[J],《当代军事文摘》2005 年第 12 期。
- [16] 卞晨光:《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称 69 国提出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权利主张》[N],《科技日报》2009 年 5 月 15 日。
- [17] 参见 2003 年小泉纯一郎内阁的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发表的《日本成为资源大国不是梦——大陆架调查乃国家的百年大计》, http://www.kantei.go.jp/jp/nr_magazine/backnumber/2003/0911.html。
- [18] 华晓雷:《争海底矿藏扩版土资源 日本将设大陆架调查公司》[N],《法制日报》2004 年 1 月 14 日。
- [20] Leticia Diaz, When is a ‘Rock’ and ‘Island’? Michigan State Journal Law 2007, p. 519.
- [21] 赵学亮:《日媒称中国反对日本申请南太平洋大陆架延伸》[N],《环球时报》2009 年 8 月 26 日。

作者简介:卢芳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08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0-05-01

修改日期:2010-05-19

-
- 24** The Positions of the Umbrella Group in Post-Kyoto Climate Negotiations *by Gao Xiaosheng*
The Umbrella Group consists of non-EU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main member states are major GHG emitters.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straining factors, the Umbrella Group shows coordin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but there exists some contradictions on certain specific issu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sitions of and commitments made by the Umbrella Group countries are far from the obligations they should undertake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which causes the Umbrella Group to be one of main negative factors and obstacles in the coming post-Copenhagen climate negoti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2** Confucius in America's Cold War Propaganda against East Asian Communism: A Study of Major American Newspapers, 1949—1972 *by Zhang Tao*
Given the 2000-plus years of Confucian tradition enjoyed by America's ideological enemies in East Asia, the role of Confucius had been allotted a high premium in American Cold War propaganda. In the process, Confucius underwent a metamorphosis of status from being a much ridiculed historical figure to a Cold War weapon in American campaign against East Asian communism. Cultural tradition became a mirro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ough propaganda cannot be equaled to American anti-communist policies, we can still detect a heavy Cold War atmosp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ve mechanism of Confucius-like cultural symbols in exotic or hostile contexts.

- 39** The Setting Up of US Consulate in Dihua and the Origin of US Policy towards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 *by Jia Chunya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40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oviet German War and the Pacific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reached its largest scope and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strategic stalemate. Since 1942,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Xinjiang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ecovered the control of Xinjiang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udden change of Xinjiang's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US government, out of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set up consulate in Dihua (Urumqi), the capital city of Xinjiang. The US consulate in Dihua undertook a series of secret activities, including masterminding "Xinjiang Independence" forces' separatist actions and preventing Xinjiang's peaceful liberation. Since then, U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utside factor affecting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

- 44** Cyber Security and the Non-traditional Factor in Sino-US Security Relations *by Shen Yi*
Till now, the US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shaping the global cyber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ategy assumes that China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reat. The reason why cyber security is so important to Sino-US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effect on real interests, i. 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also of its effect on the sensitive issue of sovereignty. More than the immediate shock in short term, the cyber security issues, if they cannot be properly managed, will also do harm to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strategic stability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Researching on how to buffer the shock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new field that could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as well.

- 50** Impact for China of Japan's Application for Outside Continental Shelf and Countermeasures *by Lu Fanghua*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egan hearing on Japan's application for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the 200 nautical miles. This water is located betwee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the second island chain.

This application will enhance Japan's statu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olitics. China's maritime strategic operation space will be seriously squeezed. Preservation of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will face a more complex situation.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similar concern on this matter and make clear our position. Meanwhile, we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time to explore these waters, and gradually make full use of this water.

Theoretical Probes

55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rying from Material First to Concept First *by Hua Xiang*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ositivism thought and mod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 the whole Western thinking, which constitute the intellectual basis of empirical methods in IR. On the premise of Positivism's own logic and by reviewing the clues of positivism thinking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sciences, we find that positivism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ly provides "demonstration" approaches, and cannot guarantee the objectivity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shares an equal import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demonstration, all of which will find their pla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objects and different scopes.

World Economy

60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by Song Guoyou*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ignific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ctors. However, the interest convergence, method of interaction and policy focus among these three actors differ in the monetary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exchange rate system. China still needs more time to transform its economic power into financial influence worldwide.

Countries and Regions

66 Another Comment 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by Zhang Li*

Since 1986, Haider has fully taken hold of the highest leadership power of the Freedom Part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The "Haider phenomenon" has three key features: political protests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parties, the right-wing populist mobilization strategy and Austrian nationalism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pasting of the "Haider phenomen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 of Austria, the workings of complex history and vague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also fostered b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73 Analysis of the Chakma-Hajong Issu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by Li Jinke & Ma Dewen*

Between 1964 and 1969, the Indian government settled 2748 Chakma-Hajong families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action caused a significant impact both on the migrants and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despread anti-migration campaigns against the Chakmas and Hajongs broke out. Today the local people still strongly insist that Chakmas and Hajongs should leave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This unresolved issue is a main factor which may affect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area for the coming years.